

10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4

T5417 14298 B

楊  
外  
卷  
集  
十

楊  
外  
卷  
集  
十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成都楊慎著

從子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有珍藏印

後學趙  
高安陳  
開美校正  
邦瞻重校  
江陽王  
藩臣  
內江蕭  
如松  
今校

周禮注

千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

司會之屬

言師者訓其徒

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

職內之屬

言衡者平其政

虞衡之屬

言掌

者主其事

掌合之屬

言氏者世其官

師氏之屬

言人者終其身

庖人之屬

不氏不人權其材也

宮正膳夫內外饗殮之屬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咲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噫

曲禮

曲者一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

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慎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

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園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園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丹書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有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

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爲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于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月令

楊子春文集 卷之四十四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  
爲七十二侯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  
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  
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侯與今世行呂  
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  
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  
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  
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  
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  
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閭闔

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考  
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於此

### 司馬法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謦夜半三通爲  
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昫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  
柝聲不過闔鐃聲不過闔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  
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  
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  
於夷貉威稜愴乎隣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  
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於諝鼓神戎器也說

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鈿車今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爲不當而鄭玄必欲易之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慎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

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玄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間道

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 質劑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丘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于平地月初出有影卽量之據其長短移于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于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恒在寢人有

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寧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旣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日日古昏字也故旦明卽辰明辰又借

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 量人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 昏禮曲顧

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卽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蓋正其始男先于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瞰囊裝之盛橐貯媵御之冶容矣



羣妃御見

鄭玄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譎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

况古者人君圓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爲禮至每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玄釋經徃徃難信如此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氊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

柄竹攢秘其音轉作盧而字作盧云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上着泥土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南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卽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切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擬自然之嘉蔬賦

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滇南亦有葑田名曰海鐘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卽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于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爲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左个

禮記月令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卽寢之房也

○按卽今之捲蓬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萋未虧  
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氤糟者猶糟實者猶實  
王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  
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  
尚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  
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  
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但大  
戴禮之文奇之又奇必老于文墨之處士也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  
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  
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矣是  
也臾字从甲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候屈降之  
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  
方暢本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  
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

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巳其日庚辛其日

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巳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偽作周禮云誓

大夫曰鞭附於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積竹

周禮注及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柶櫝也毛詩竹柶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即今之攢竹法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

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者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  
蚕室之類耳鄭玄督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  
名教大矣

###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  
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  
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卽間色

### 浮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  
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

積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  
膩騏驎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  
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

禮祭統

黔首共飲食莫之

知也

內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  
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  
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內經實先秦  
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 狸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貍首為節注貍首詩篇名其辭亡  
 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  
 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質參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  
 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  
 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  
 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  
 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貍首之詩元未  
 亡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便而  
 衮冕之為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  
 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于多而大或貴于  
 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  
 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檀弓  
 稅人之稅慎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  
 館人喪孔子脫駝不辭費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  
 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

楊子補文集 卷之四十四  
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邯鄲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邯蔡叔君鄲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旣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慎按僂焉如不終日卽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俛焉日有孳孳可也僂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水澤腹堅

月令十月

東風解凍

月令正月

七十二侯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爲世子

止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

止

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衛孔悝之鼎銘曰

止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止  
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于篇首又結于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始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總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

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于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眯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荔挺出

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

此說非也

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

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  
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三年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  
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  
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鍾馗卽終葵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  
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  
爲名其後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于門手執椎以  
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

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  
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  
之尤爲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賜謝鍾馗畫表先  
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  
無其人也俗立石于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  
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真有其  
人矣嗚呼不觀考工記不知鍾馗之訛不觀急就章  
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  
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  
由也慎按硯以鍾馗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

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  
思精考乎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克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鴻鴈四候

月令鴻鴈有四候鴻鴈之鳥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  
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  
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  
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  
也此說出晉于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  
蠅去天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  
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欽飛澹臺滅明周處斬  
蛇事皆見于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  
君之事反取疑于拘拘者矣

蜃

雉入大水爲蜃蜃卽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于  
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  
虧又曰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厥

也縮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

古樂今樂

淮南子曰雅頌之聲皆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管絃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別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瞑目

裂背髮植穿冠因以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阮嗣宗論樂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新聲之歌而漢武思靡曼之色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為琴若此一而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是以悲為樂者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為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按此所論甚正周子論今樂導欲增悲實本此言

陽樂陰樂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

五音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旣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

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應卽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叱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麤麤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鼓角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  
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出衛公兵法

### 角制

今制吹角以爲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  
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  
陳氏樂書引證極爲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  
温屯中堂夜吹角爲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爲大都  
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  
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  
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

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 師開師曠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  
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  
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

師開事見晏子

###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爲六十律有法滅執始之名梁沈  
重又衍六十律爲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目可  
謂續鳧之脛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 玄女兵法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旗以象雲物鑄鉦鐃以  
擬電聲鞀鼓鼙以象雷霆鉦鐃今之銅鑼也

鼓刀中音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  
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  
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  
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  
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  
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清聲在上  
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土在下謂之下管卽是此意  
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絲不如竹

馬融長笛賦云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  
爲埴重之和鍾叔之離磬或鑠金礱石華琬切錯九  
槌彫琢刻鏤鑄竿然後成器惟笛因其天姿不變其  
材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晉人絲不如竹之說  
本此禮記曰登歌在上貴人聲也竹不如肉之聲本  
此然古人文字數十言不盡而晉人以八字盡之宜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爲知言稱賞也

### 回颿槳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槳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槳使視之云船入峽口應知鼓又善于啟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颿移鼓棹策杖送拏音蓋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 鍾鼓鈴筴

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筴筴與笛同按穆天子傳注筴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

長吹鞭也

### 夔鍾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鍾形如屏斗匾而長一面凸爲十八乳一陰一陽總爲九乳古詩春鍾九乳鳴疑此鍾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辯水經注云夔鄉觀此可信云

### 水盞

戰國策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奏盆甃李斯上書擊甃叩甃蓋不獨汲水且以爲樂矣唐人之擊甃今之水盞本此

方響

司空圖詩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方響今世多不識李允方響歌十六葉中浸素光寒玲震月雜佩璫樂書云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爲之脩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于架上以代鍾磬人間所用纜三四寸後周正樂載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鍾大呂二均聲

空侯

空侯樂書云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其字正當作空侯今作篋篋加竹贅矣其器絲木二物與竹了無相

干也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琴瑟箏箏琵琶阮咸之屬皆絲木相去僅未寸許惟空侯絲與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侯之名或因此侯如漢大風歌三侯之侯亦一說也沈約宋書控猴官引第一商引第二以空侯爲控猴足知其說矣

擊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卽古之士音也黨項國亦擊缶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瓮叩缶真秦之聲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



之樂亦原于擊缶焉

變聲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謂之閏宮閏徵閏卽變也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水雨過于節曰淫雨聲濫于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逃同逃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

之意也逃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

勞病腔之類耳

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于玄枵

蘆笙

宋乾德中牂牁入貢召見詢問地里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卽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亂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亂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髮皤亂今我聞蘆笙乃在關南橋短歌和長謠從夕至清朝亂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

與今聲不是兩蘆笙五亂

清溪五曲

琴曆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淶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也蔡氏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美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淶故作淶水弄中曲卽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愁坐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廣陵散

散乃琴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應璩與劉劭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散平聲在寒字韵元禎詩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興闌散是也

彈音但見孟郊詩注

鳳臺鋪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參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韵英今遂寧鳳臺鋪其遺跡也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于元時小山詞云三絃玉指雙鉤草字  
題贈玉娥兒

繫爪義甲

妓女以鹿角琢爲爪以彈箏曰繫爪梁簡文箏詩停  
絃時繫爪息吹治唇朱又曰義甲唐劉言史詩送却  
玻瓈義甲聲

女樂本於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任者在男曰巫  
在女曰覡巫覡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  
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

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  
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金有國色裝服雅麗歌舞  
輕徊其解佩褊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  
於陽阿北里哉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  
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  
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  
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

楊子補文集 卷之四十四  
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  
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獎異帝乃令  
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  
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  
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  
段師之藝

###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  
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  
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半夜易之而

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  
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李  
照王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  
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  
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  
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制器不成劑  
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  
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  
鏘不成韻辯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旣私爲工師  
所易而情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真爲審音知律之

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房  
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妬前倔強而無本類如  
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  
樂律而已

### 樂工

北齊後主高緯耽愛音樂樂工曹妙達安馬駒皆封  
王開府隋煬帝時樂工白明達亦貴顯與北齊同唐  
高祖以舞胡安比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不從至五  
代後唐敬新磨郭門高之輩流弊極矣元制樂工為  
雲韶大夫職四品品在儒之上夷狄無足道也 終

## 升菴先生文集四十五卷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全校  
內江蕭如松

### 上下左右前後

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  
皆朦朧其說不知為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此五  
倫也上下君臣也注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不忠事  
之此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上下非君臣而  
何莫為於前後將何述莫為於後雖美弗彰論幹蠱

曰克蓋前愆論傳家曰垂裕後昆前後非父子而何至於左右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隣寮友也五倫盡於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可以絜矩言也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奈何去之婦死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夫婦豈可以絜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卽中庸之自責自脩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云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思相傳之轍如一也

鳶飛魚躍

陳白沙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香山益菴陳夢祥辯之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以實爲虛幻以有爲無妄也其曰言外意卽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嗚呼陳公此言鑿鑿乎聖賢之真傳不待曲說傍喻而切于日用是真知道明理之學也近日講理學者多諱言之惟整

菴羅公與之相合而未相聞也陳公仕爲雲南副使  
有才幹尚氣節裁抑鎮守太監錢能爲其中傷去官  
滇人至今思之其出處之正學問之純如此而人罕  
知憑虛者易高而撫實者反下翼飛者騰譽而特立  
者蔑聞是可慨也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云頂門  
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鱖鱖又云圓陀陀活潑潑  
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爾  
奇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鳶飛魚躍答曰

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  
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  
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焯嘗問莫只是順  
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  
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  
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  
不同邪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  
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  
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儻之夷言商賈之市  
語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然也

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  
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  
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  
一方之語不可通于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于後世  
如喫緊活潑便辟近裏今不知爲何語欲求易曉反  
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  
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  
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

鬼神爲德

中庸鬼神之爲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

其盛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齋明承祭洋洋如在  
言體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也明是  
祭祀鬼神也宋儒著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旣以二氣  
言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爲神歸爲鬼其實一物而已  
是以伸爲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  
爲言也旣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  
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本文背馳哉且中庸  
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又豈子思作  
書之旨乎此章之旨二言以蔽之曰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而已平常之理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



神者聖人所不語蓋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  
精氣遊魂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  
之書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  
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  
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愚嘗言  
解書如治病須對證下藥藥如對證牛溲馬渤亦能  
奏功藥不對證雖金膏水碧反以戕命

何邵公述古薦禮文

春祠薦尚韭卯夏禴薦尚麥魚秋嘗薦尚黍肫冬蒸  
薦尚稻鴈此所謂薦其時食也天子四祭四薦諸侯

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于幽祭于堂  
求之于明祭于祊求之于遠皆孝子博求之義也大  
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等也殷人先求諸明周  
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方小而策  
大也方木版也策編簡也簡是一片版策衆簡相連  
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

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  
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  
弑君立宜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  
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  
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  
乃大不忠之節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  
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  
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  
而興兵封植以肥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  
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

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  
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二  
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  
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  
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  
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  
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  
櫟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

楊子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在中宮而寄王于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于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于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慎十四五時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其爲何書何人也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否謂不合理

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于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羨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于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旣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

楊子集卷之四十五  
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不圖爲樂之至于斯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聞者以爲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于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

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于齊廷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嘆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不觚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官鳳闕效之以爲角

文選云上觚稜而棲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趕麩杖邪是以知孔子所歎蓋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

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夫子與點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

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答問之正也子路乃率爾以對先蹈于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夫子哂之蓋哂其不遜非哂爲國也曾皙是時手方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于爲國乎又見赤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爲悅矣故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蓋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爲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漠之濱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

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至于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答問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撫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于談禪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爲政之事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于謝上蔡之所錄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真程子之言吾亦闕之矣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琴張牧皮爲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

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曾欲裁正之者正爲皙輩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簣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畱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爲心齋之

說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于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卒老于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豈以不仕爲高者耶克點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于猖狂自恣放浪無檢不止也鼓之舞之流于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爲之厲階哉

### 陳恒弑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于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慎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疑者謂胡



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于春秋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隣有弑逆聲  
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  
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  
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 史魚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于唐太宗忠  
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

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  
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  
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  
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爲不善不敗則  
亂烏能達乎

###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  
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  
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  
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蓋禹為司空稷為田  
 正益為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  
 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  
 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  
 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為明證  
 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  
 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  
 離局之嫌乎

桓文譎正

五霸莫大於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

莫大於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  
 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  
 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  
 成之說殊為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  
 者爾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無為而治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為曰  
 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  
 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  
 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莊子

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為然矣當合而觀之

匏瓜

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

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駟隨音馱駟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于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用我吾為東周

明道先生曰吾其為東周乎蓋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言不爲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于王風首錄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于鄘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于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束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其在論語則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在中庸則

曰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夢周公欲行周公之道也憲章文武欲舉其政也其心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寃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轍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於東方是乎答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

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東周之臣如宰咺家父容悅之臣也非安社稷者也萇弘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劉康公成肅公有安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有過化存神之妙撥亂反正之才必欲挽東周爲西周也或曰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答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門人弟子之筆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况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爲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爲功反以

張公室爲罪其書不狃佛肸之叛曷怪乎觀書者當求于意外不然紙上陳言矣

梁惠王遺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注皆不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于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則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卽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于秦史記及司馬公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關繫亦大且可合孟子之書宜書之

子思子語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卽孟子小體大體之論

霸伯同

論語憲問篇註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爲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爲伯去聲皆有爲之稱也正音謂靜字轉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

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  
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  
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  
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聖賢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  
慎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  
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  
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于太甲明矣以祖

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  
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  
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辭之一語而衍之曰祖  
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以祖甲爲太甲甚矣安國  
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  
祖甲爲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于中宗高宗之  
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  
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  
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  
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楊子補文集 卷之四十五 志至氣次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水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爲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辯亦旣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爲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爲是而孟子之言虛矣王而並言限其資益即矣孟子

配義與道

孟子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近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却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滾出來一滾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文公語錄云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此說極精則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滾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張子曰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  
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騰  
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  
氣嘗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菴云  
不謂理氣交相爲暢如此嗚呼是卽合而有助之說  
之病也

置郵傳命

孟子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駟也或問余驛與駟  
置與郵何分別乎余曰考之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  
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

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  
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于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  
見范宣子又子木使驛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  
諸晉以上駟字見于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  
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駟爲驛之省文  
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認駟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  
駟字爲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  
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  
馬爲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  
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于文義爲小

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通曰置  
步通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爲  
驛若是步通字何以從馬乎

塵字義

鄭司農周禮注曰塵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  
者卽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塵卽今人浮鋪也  
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塵使其有肆有宅豈  
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  
躔亦從塵蓋辰爲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  
可證

氓字訓

氓之爲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  
劑致氓以田里安民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  
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  
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  
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甿之癡癡抱布貿  
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氓  
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  
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于他國者  
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

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于窮旦  
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攷之虞夏用人止于世  
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  
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皐陶之子皐陶則高  
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重以異姓爲  
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邾郟皆列爲顯  
諸侯召羣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  
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

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  
門高弟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  
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  
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  
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傳  
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  
是親固不間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  
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  
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  
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

于言蓋言之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  
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  
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  
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  
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  
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  
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用賢亦何  
不得已之有蓋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  
用之則尊與戚之黨囂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  
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

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  
苗裔嬋媯雖貪如狼狼如羊蠢如豕讎如虎皆用之  
而當時秀民才士屈于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  
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  
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狼蠢覬  
皆據顯位謂之華腹膏粱南之并韶北之侯景亦憤  
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于王謝不得  
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  
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非萬世君人  
相國之第一義乎

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  
儒註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  
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  
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  
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  
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救民周  
公則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則以  
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  
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

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  
爲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  
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  
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  
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  
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舜避堯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  
受終於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于尚書  
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爲泰孟子旣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  
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  
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  
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  
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  
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  
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于益孟子嘗

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  
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  
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 瞽瞍殺人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兒  
論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  
人存而不論也孟子于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  
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爲愈也予又思  
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  
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旣爲天子父尊之至誰

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即使瞽瞍而獸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鴛之虎可媚也况亦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狴犴親伏歐刀乎即使臯陶果執之舜可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于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

尹和靖對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

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于野人哉





